

仰望大巴山

□ 时在

我张嘴呼吸的第一缕清新空气，睁眼见到的第一幅画面，饮吸的第一口山泉，咀嚼的第一粒粮食，吞服的第一味中草药，是大巴山赐予的。我的血管里，注入了大巴山的甘露，我的灵魂里，装置了大巴山的性格。

几多难关，没有大巴山，我将无法度过。先说一道没有给我留下记忆的难关。那是从大人们一遍又一遍的口述中还原的那道难关。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，导致粮食青黄不接，只有挖野菜充饥，甚至吃白蜡泥。有些野生植物，虽然能够食用，但因含有毒素，食用过量，损伤肾脏，就会引起浮肿。我的父亲，在几道山坡上钻林莽，一个上午的功夫，挖了冒稍稍一大背壳野葛根，在小溪边那大石盘上，把杯子粗的葛根锤打得细如发丝，反复过滤沉淀的淀粉，不足一杯，用开水冲成一碗稀粥。据说我咕嘟咕嘟地喝完了，还继续闹腾着要喝。

就是那一碗稀粥，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。隔了两天，党和政府的救济措施就落实到户。如果不是那一碗关键的稀粥衔接两头，就难以抵达希望的彼岸。山上的野粮当然不止野葛，还有冷饭馆、百合欢、野脚板苕等等，但已经在我父亲挖野葛之前，被邻居们挖得几乎绝种了。现在想来，山上无疑还有植物或者昆虫可食，只是那时人们不认识。有不少植物，老百姓是不知他们的名目和作用的，也没有心思去研究它。神农百草和李时珍撰写《本草纲目》介绍的那些可食用药用诸多的植物，大巴山这里肯定极其丰富，但是老百姓难以读到这样的典籍，自然会错过眼前可充饥可疗疾的植物了。

有一次冒险经历，让我更加感恩于大巴山。我从小学放学归来，必须穿越一条峡谷。我天独自一人，往返于学校与家之间。峡谷晦暗，阴风乍起，不断听到怪物蹦跶的声音。将出峡谷，天地才逐渐明朗起来，一路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下来。那个秋天，就在这个位置，我下意识地侧目路旁，但见树上，悬着几陀五倍子，形如银锭，在微风中摇晃。这时我想起一位邻居，就是年年在山上采摘五倍子等等药材换取零花钱。悬在面前的，等于是钱啊，我经不起诱惑，放下书包，脚蹬手攀，爬上崖上，折枝握果，费尽周折，揽入怀中。就在转身攀崖而上时，手抓的树枝咔嚓一声碎断，我身子失去平衡，朝后仰去，以为完蛋了。谁知在这瞬间，我两手本能地平伸出去，正好被两边的杂树将我挡住，架在空中，没有掉下悬崖。我定了定神，小心翼翼地回到安全位置，胸口还跳得咚咚地响。我突然醒悟，野外求生的知识与技能，是用冒险换来的。我凝视着那两棵

母亲已逝世二十多年了。二十多年来，她的辛苦劳作和虔诚善举，在漫长的岁月中，犹如一幅慢慢镜头，不时在我心中回放——

割猪草

六月，田野在塑造/塑造母亲的形象/顶一头稻花/沾一身草黄/背篓垒得高高/从肩头压下来/扣在弯弯的脊梁……

这是我献给母亲的诗句。记得那时，生产队做大工活，我们全家八、九口人吃饭，祖父、祖母已年迈，我和弟妹们还小，全家就只有父亲和母亲两个劳动力。两个劳动力挣的工分，到生产队年终决算时，若按人头平均就数我们家的工分值最低，分粮除基本口粮外，分的工分粮和猪粪水投资粮也最少。

父母一合计，决定母亲就留在家中喂猪做饭。猪喂得多，上肥猪粪的钱肯定超过工分值。生产队每年按猪头总重量(即猪粪水投资)分粮，也定会超过往年。随即，父亲砍倒了家中的两棵大栗子树和一颗核桃树，并请来了木工做了两个新猪圈。从此，母亲起早摸黑，每天除做饭外还要忙割猪草，田边、地头、沟坎、河岸，无不留下她的足迹。

有一次，由于天雨路滑，母亲不慎掉进深水沟中，猪草也被冲走。她索性站在深水中割起来。沟砍下野草半茂，她很快就割了尖尖一大背篓。

树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树杆极不伸展，甚至七歪八扭，即使长到百年，也不会成为栋梁之材。在没有发生这次险情之前，我从没有注意过它。从此以后，每次经过这里，我都对它作出肃立姿势，充满敬畏。它很平凡，但似乎是特意为拯救我而生而长的。这是大巴山专门养育的救命树吗?这次的有惊无险，我得归功于大巴山。说我的生命与大巴山相连，绝对不是牵强附会。

我也走出过大巴山，但大巴山却始终在内心深处牵引着我。多年之后，本可以在川西平原的都市创造一方叫家的空间，但想起大巴山曾经的赐予，便在几番内心挣扎之后，选择了家乡，作为将来几十年的归宿。重新回到大巴山的怀抱，在外面的那些眼界，成为我更好地认知大巴山的参照。我专注于山与谷的地形地貌，由此引发许多的联想，比如某个石头，某个山头，看什么像什么，像人物、动物，有生命、有情感，似乎在与我对话，我听得懂它们特殊的语言。我还特别专注于那些植物、草本、木本、飞鸟、昆虫，从村民的口中，知道了它们的土名，从书本和百度里，知道了他们的学名。久而久之，就形成了我自己的“本草纲目”“昆虫记”“巴山物语”。

要更好地认识大山，就必须到平原去走一走。旅游几天是不够的，须要旷日持久。就像读大学一样，几天行吗，得三五年时间。我在川西平原的那些年月，遇到过若干次洪灾。每次洪灾，先是持续暴雨，继而平地起水，田园之上，求援船只急驰，场面之恐怖。这时我就讲大山的好处，从不水漫金山，高枕无忧，思绪自然又延伸到当年那场自然灾害中。

我的巴山情结，日有所增，也与茶有关。我酒量不大，茶量却超级大。多少人晚上不饮茶，饮了茶睡不着觉，而我任何时候都可饮茶，而且饮浓茶，茶后照样睡得很香。大巴山也有茶树。过去我以为外地茶才名贵，优质。后来读了陆羽的《茶经》，才对大巴山的茶刮目相看。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。其巴山峡川，有两人合抱者，伐而掇之……”陆羽如是说。这显然是确认天下最大的茶树最好的茶叶在巴山峡川。陆羽是古代研究茶文化的专家，堪称茶圣，从辨识茶叶的优劣到制作、冲泡的整个工艺流程，均有独到系统的研究和论述，其《茶经》也传之后世。他的结论是权威可信的。他那博大精深的茶文化，很大部分，是从大巴山饮出来、品出来的。陆羽让我读懂了大巴山的茶，让我品出大巴山更多的可爱。从那之后，只要我自己买茶，就得买巴山茶。一盏当春，除我凝思；一本典籍，释我疑惑；一篇文章，道述巴山。巴山之深，题材广泛，我从一草一木切入，从一石一岭起步，其乐无穷也。

母亲印象

□ 李显中

待她背着猪草回家时，全身上下都水淋淋的，但她脸上却洋溢着欣慰的笑容……那时粮食紧张，喂猪就靠猪草和少量谷糠、麦麸，但母亲硬是生拉活扯地将十多头猪养大出栏。这在全村一时竟传为美谈。有几个妇女想学母亲，但他们先后都“败下阵来”。当然，我家的生活也渐渐有了起色。

推豆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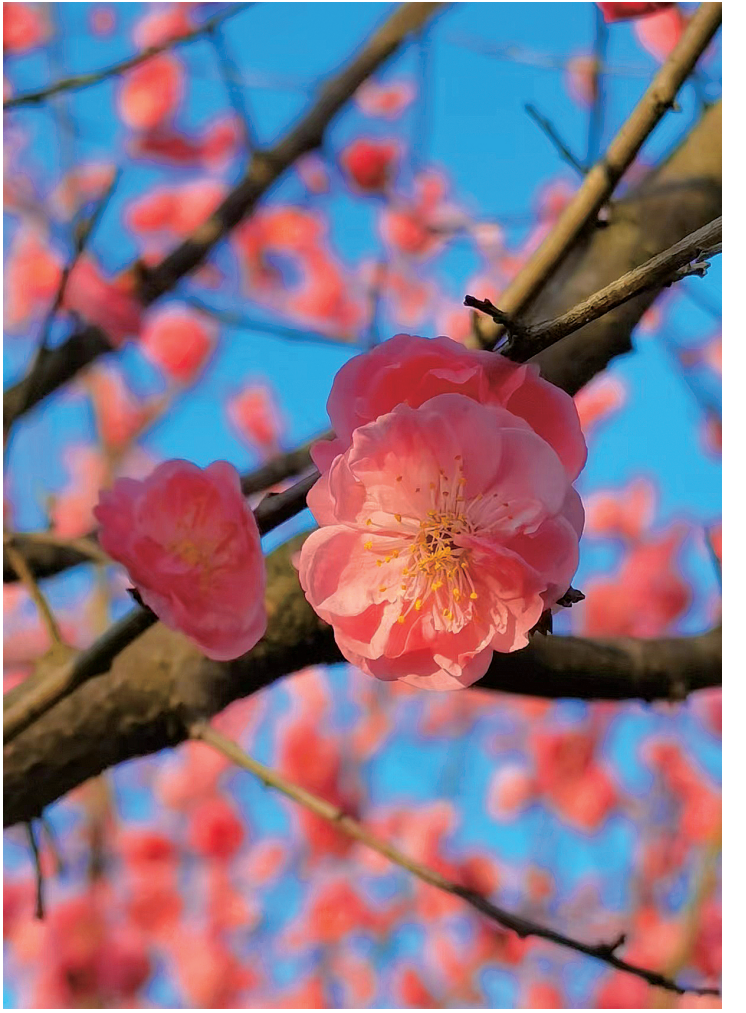
夜景，墨绿色的夜景/旋转在母亲的小石磨上/磨着黄豆，磨着月光/一条乳白色的溪流/在汨泪流淌……

母亲虽然忙碌，却力求把生活办好，让全家人都吃的有滋有味。于是，便有了我记忆中香喷喷的豆花饭。母亲推的豆花白嫩香甜，又有骨力，在蘸上她独创的，在红油海椒中加进甜酱和炒豆粉所调成的酱辣子，吃起来简直令人胃口大开。

白天没有多余时间，推豆花只能安排在夜晚。母亲在灶上忙活，我和弟妹们在灶下烧火，鲜红的灶火欢跳着、闪耀着，把母亲和我们映成一幅图画。

立春过后，涪江边上的一缕春风捎来了春的颜料和气息。它鲜艳、亮丽，染绿了江边的水草，染绿了枯藤古树，染绿了涪江大地，到处呈现出一派“春风吹又生”的欣欣向荣景象；它柔和、清爽，娇柔地亲吻着人们的面庞，恰似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”；它湿润、香甜，渗透人们的心房，宛如“暗香留不住，多事是春风”。漫步江边，微风拂面，令人神清气爽。

涪江的春雨，密密匝匝，从天空抖落下来，像牛毛，像花针，像细丝，滋润着大地万物，远山近物笼罩在蒙蒙的雾雨中，宽阔的江面烟波浩渺，升腾起一层薄薄的雾气，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。一场春雨过后，江边的樱花、玉兰竞相绽放，粉红色的樱花如同炒熟的爆米花缀满枝头，玉兰有白的、红的，如同绽放的张张笑脸，十分抢眼，惹得



《闹春》 顾永良 摄

母亲的善良

循着田野的寂静/母亲牵着牛走去/牛在流泪/母亲也在流泪……

那时，但凡生产队杀病牛或老牛，母亲总要上前劝阻：“哎呀！人家可是活生生的一条生命啊！你们咋忍心杀人家呢？人家帮我们又犁田又耕地，难道你们就忘了么？”说着说着就牵过牛绳，牵着牛兀自走远。直到大家喊来队长连哄带劝，才从她手中拿回牛绳。

母亲生性善良，平时就连家中杀鸡杀鸭，父亲也只好背着她，先杀死后随即打整得干干净净。这样，母亲晓得也迟了，母亲会陪着笑脸说：“哎哟，杀都杀死了，下不为例，下不为例！”

我和小伙伴们喜欢捉泥鳅黄鳝，但每次捉到的都被母亲放了生，说是不能伤天害命。每当家中上肥猪时，父亲请来村里人将猪捆到鸡公车上，母亲总是坐在旁边一边抹泪一边诉说：“我一瓢猪草半瓢糠地把它们喂大，它们却要离开我了……”直到目送猪远去，她才回到屋里。

改革开放后，人们变得越来越物质了，但母亲却依然如故。有一次，村中的吴二婶患病开刀，一时凑不够钱，院方也绝不松口，母亲硬是把自己积攒的两千块钱借出来，让吴二婶家度过了难关。母亲的善良也曾被坏人利用过，但她却始终痴心不改。母亲没有读过经书，也不信佛，她的善良或是上天的赐予，或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吧。

我亲爱的母亲，早在我心中定格成了一尊雕像，永远供奉在我心灵的殿堂。

行人驻足观看。

沐浴着大好春光，沿涪江而上来到唐家乡，这里是遂宁市川白芷种植基地，连片的川白芷已破土而出，正拔节生长，漫山遍野，苍翠欲滴，人勤春早，正在田间锄草的人们挥汗如雨，撒下一片欢歌笑语；顺江而下来到河沙镇，“高品质粮油产业园”几个大字映入眼帘，一场浪漫的邂逅，那一望无际的黄色海洋蔚为壮观，近看那些茁壮的油菜杆上一朵朵盛开的油菜花，吐出几根小勺纤细的花蕊，淡雅清秀；那些半开半闭羞羞答答的油菜花，还没有完全绽放自己的笑脸；还有那些含苞待放的花蕾，只冒出一小点点鹅黄，引得蜜蜂蝴蝶青睐，“留连戏蝶时时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”。层层叠叠的油菜花挨挨挤挤，摩肩接踵低语耳语，好像在倾诉一段美丽的往事。行走在涪江的春光里，如同走进了一个

五彩斑斓的世界，令人心旌荡漾。

人们常说，柔情似水。源自岷山主峰雪宝顶的涪江，或跌跌撞撞，或低吟浅唱，一路欢歌，奔腾不息，来到涪江中游，江面渐宽，江水平缓。千百年来，涪江水以它的万般柔情润泽着涪江两岸的万亩田畴，养育着世世代代涪江人，涪江人也从不辜负大自然的馈赠，他们秉承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持续开展涪江流域治理，涪江的生态得到极大的修复和保护。春天来临，江水上涨，碧波荡漾，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，沙鸥翔集，锦鳞游泳，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，好一派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”的景象。

地处涪江中游的遂宁，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，素有“德善之乡”的美称，“广德、和善、包容”为这座城市贴上了一张靓丽的标签，也为遂宁人的性格作了最好诠释，他们的骨子早就植入了“德为先、善为贵”的基因，正是这一方创业热土聚天下英才而用之，才谱写了一个又一个“敢为人先、善做善成”的动人故事。近年来，中央作出了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大决策部署，遂宁市委、市政府提出了“筑‘三城’，兴‘三部’，加速升腾‘成渝之星’”的战略构想，勤劳

智慧的遂宁人正意气风发地迈上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，遂宁一定大有作为，未来可期。

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天来临，涪江两岸处处都涌动着拼搏奋斗的滚滚春潮；在乡村，春耕春播正如火如荼；在学校，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不时传出阵阵朗朗书声；在工厂，机器正在高速运转，工人们一派繁忙；在车站，南来北往的车辆正不停地穿梭；在村庄，到处都是热火朝天忙碌的身影……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，一切都显得那么遂心安宁。

新春祝福与喝彩

□ 冯国平

每一个新春的到来都像一道涓涓的溪流打开了一扇生命的闸门。俨然一轮旭日，一弯新月，一缕春风，一把扫帚，轻轻扫去冬日的阴霾，扫过一月霜粉的晴空。

“身加一日长，心觉去年非。”扯一片云霞裁衣，捉一把清风洗面，果然一切都是新的。太阳刚开的花是新的，楼下绽放的海棠红是新的，路灯下的广告牌是新的，城市中刚走过的道路是新的，婴儿张口呀呀学语冒出的牙也是新的。沐浴这新日子的亮丽，艳妍和洁净的心情也都是新的呢！

在“邻墙旋打娱宾酒，稚子齐歌乐岁诗”的时候，躺在安静的时空中，沏一杯茶，翻阅一卷书，想着新春到来新的打算，新学里的新路子，我已置身于人生最美好的境界中。

作家林清玄说：“离开真实的生活，世间一切的美都显得虚幻不实。”由此，我对生活的理解更递进了一层，对人生的感悟也更诚挚了一些。那些可不做不可做的事要不要做？那些可争不可争的名利要不要争？

即刻便想得透彻了点，人生也豁然显得洒脱开来。时值天命之年，岁月静好，山河已秋，俗事繁多，多少东西都是淡淡的，无足轻重。最赶紧的，还是去干点正儿八经的事儿，大，它们却要离开我了……”直到目送猪远去，她才回到屋里。

改革开放后，人们变得越来越物质了，但母亲却依然如故。有一次，村中的吴二婶患病开刀，一时凑不够钱，院方也绝不松口，母亲硬是把自己积攒的两千块钱借出来，让吴二婶家度过了难关。母亲的善良也曾被坏人利用过，但她却始终痴心不改。母亲没有读过经书，也不信佛，她的善良或是上天的赐予，或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吧。

我亲爱的母亲，早在我心中定格成了一尊雕像，永远供奉在我心灵的殿堂。

中用人工划分出来的时间段落”。

于是，便长了精神，以弹性的步伐走在大街上。以仁慈的理性去待人，以求真的胸怀去读书，以包容的心态去做人。街市买炭，当体贴对方“晓驾炭车碾冰辙”的艰辛；人我相交，当有“退后一步自然宽”的胸怀；恋爱持家，当怀一缕“南来北往两相当”的温柔；面对挫折和困难，当具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豪迈而乐观的气魄……

一年正是春好处，草色遥看近却无。新春是如此之乐又是如此之快呀，人生的年轮由四季的轮换绣刻而臻熟至真。细细想来，一生的时光中又有多个新春呢？如果你是父母，你会感到大手牵着小手不经意间孩子度过咿呀学语的年月。如果你已经跨越了不惑之年的门槛，你会备感少年不识愁滋味遥不可及的回味。如果你近中年，在事业最丰沛辉煌成功的人生巅峰之时，晚年的人生之路也正向你招手致意呢？

岁月如缤纷的落英无声的飘洒，时光又浩浩荡荡如春水淌向远方，迎来一个新的轮回。旧年已成为人生一段经历，一段美好的回忆，新春是人生旅途中一个意味深长的驿站。它让你在辞旧迎新的欢愉中去感受时光的魅力，然后又大踏步向前方走去。应对这般的新面貌新精神，新气象和新举措，才觉得在岁月风雨的成长中不负韶华倍添喜悦，不负时光的修砺与培植。

新春到来，多少旧景会被雨露打扫，多少颓唐会被岁月振鼓，几多炎凉几许冷暖，都会被新时代新气象调节与慰抚。种子渴望生命的出土，便会在在这个季节涨得如此饱满。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随着新日子的到来，阴霾暗长，枝繁叶茂，在阳光的照耀下一同进入又一个丰收的乐园。